

谢攀\著

待业
原始

当代世界出版社

原始待业

谢攀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始待业/谢攀著.——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12

ISBN7-80115-606-4

I. 原…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9678 号

书 名	《原始待业》 Yuan Shi Dai Ye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4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7-80115-606-4/I.92
定 价	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虹总在山的那边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骆玉明

“待业”大概是日前中国社会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它是极其世俗的，带着些暧昧和惊惶飘浮在我们的生活空间，混杂在同样带着些暧昧和惊惶的嬉笑和歌舞里。当谢攀使用“原始待业”作为他的小说的名称时，它因为这种追根究底的企图而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业”意味着清明安祥的生活实质，那是可待的吗？或者如这部小说所说的

虹总在山的那边。

也许，我们都仅是一只亟待注满的原始空罐，原始待业，渴望有一天被注满。

如此而已？

不过他还是写到了虹。在大城市被烟灰所弥漫被楼群所切割的视野里看不到鲜丽而壮观的虹，我只一次在异国

雨后的海上一次在云南高山向下俯视的平野里见过它令人惊叹的宏伟与诡异，它和我站立在地上的生存相互否定。虹幸亏不久，否则你久视它将会把握不住内心无端的恐慌。

我喜欢读谢攀这部小说里许多属于青春梦想的东西。少年眼中的少女如莫罗画中的阿芙罗狄特升浮于海浪的推涌，“海鸥或任何洁白的水鸟纸片一样飞翔”。像柿子一般的红太阳，天上的云静若处子。他开始写这部小说时十六岁，写完那年十九岁。是多梦的年华，离看见虹就要涉过溪爬过山去找它的日子也不远。

但我也惊讶于同那青春梦想彼此起伏纠结的荒蛮的野力。那许多不安，那许多寻求流泻的血气，伸在空中什么也未曾抓着却紧张得颤抖的手。它只在主人公关于由土匪而成为抗日英雄的爷爷的追忆里得到幻想的满足。

谢攀怀揣着这部小说四处打工。去年徐彦平君提议让我给他看一遍。看完了我和妻在北京一个餐厅请他吃饭，就这部小说聊了一阵。这是我见谢攀惟一的一次，我看见他是有几分腼腆的。他是一个经历有些特别的人，似乎连初中也没有读完就四出流浪，从遥远的武陵山区走出来，在中国许多个大城市里漂泊，干过一切能够吃饭的活，并且试图找到能够攒下钱的门路。在这过程里，饥饿、空乏、羞辱像野地里的蚊子一样追逐着他，然而他还读书，不可

思议地读那些尤其艰深的著作，诸如普鲁斯特、博尔赫斯，以及庄子或者阮籍，追踪那些丰裕者的精神游戏。

谢攀是一个有才华的写作者，他的小说里的敏锐的感觉和鲜活的语言给出了这个证明；谢攀也是个潦乱的生活者，世界未曾给予他的漂泊生涯以有意义的程序，甚至，哪怕是靠得住的谋生方式。温柔的梦想和狂躁的挣扎成为他生活的两端，在这两者之间的调节则是费力的高深的阅读。他用“待业”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生存状态：在形而下的意义上，他并未被城市所接受，他仍处在不确定的流浪路途中；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他不能够肯定生命为什么而存在，一个空虚的灵魂有什么可以等待。他仍看见虹，但“虹总在山的那边”。

我没有能力为一个初写小说的人作出靠得住的预言。当初，我只是感觉到这部小说蕴涵着可以生长得壮旺的才华。如果花时间仔细修改一下，它会变得比较成熟吧，然而一年以后谢攀竟然去世了。但这样或许也有好处：在这部小说里，坦诚而直率地呈现着一个年轻生命的热情、梦想、困苦、迷乱，它在世间确认自我、安顿自我的所有艰难。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生命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它们如今都凝止在自己尚未变得老练圆滑的神情上，这是值得敬重的神情。再往更大的范围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如今充塞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工人、漂泊者，他们与所

寄托的城市有一种常常是互相依赖又互为异己的关系。谢攀的小说为这些城市漂泊者的特殊的生活与特殊的心灵历程,也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记录。

我拿这些文字作为《原始待业》的序,也作为对谢攀的纪念。如果死者有灵,我祈祷他憩息于清明安祥的所在。

我所认识的谢攀

高福斤

“我们的头脑里响着手鼓，把我们逼疯的伟大思想……”

——索尔·贝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2001年5月份，我的好友徐彦平先生郑重地对我说，“有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看了，写得不错。”让徐彦平先生说“不错”，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于是，我很快约见了，这个年轻人就是谢攀。

电话里和谢攀约好在我家附近的麦当劳门口见面。他说，我很好认，我的头发理得比光头长比寸头短，背个黑色的包，看上去不三不四的，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个人就是我。

谢攀看上去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是个英俊的小伙子，

言谈爽快利落，目光炯炯有神，喝着咖啡，聊了很久。

谈话间，发现他读了很多书，对陀斯妥也夫斯基、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博尔赫斯、三尤纪夫等作家的书，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读庄子，也喜欢阮岛籍、嵇康，他欣赏梭罗的《瓦尔登湖》，在哲学方面他极推崇康德，他仔细研读过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实践理性批判》和《实用人类学》。他涉猎很广，建筑设计、广告装潢、经济管理、计算机等等。他给我留了他的QQ号和E-mail，他有自己的个人主页，有时他也上网发贴子、查资料。他说，有条件的话要搞一个网站，专门给打工者服务。

问到他的学历时，才知道他勉强读完初中。早年，他的父母就离婚了，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有一个弟弟。很小的时候，他就像三毛那样流浪。读完初中，他就开始“原始待业”，为了谋求生存，到处颠沛流离。16岁，他离开了重庆市酉阳县武陵山区酉水河畔的某个小镇，那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那里属于沅江上游。他在四川、成都等许多地方流浪，后来到了成都、重庆，再后来到了南京、上海，最后到了北京。在北京生活的这几年，他四处漂泊，在建筑工地上卖过苦力，搬砖溜瓦，挖地沟。当过油漆工、推销员、广告员、电脑操作员、司机、房地产经纪人……

从小他就做着文学的梦，他爱看书，在流浪、打工的间隙，他总是怀揣着几本书。16岁开始写《原始待业》，19岁完成初稿。他经常路过北大、清华，那些著名的大学，从大门往

里张望，他多么想进去读几天书……

他从包里拿出《原始待业》的初稿给我看，我刚翻了几页，小说里那种强烈的冲击力便扑面而来。小说的生活气息很浓，自传性也很强。

谢攀不是我想象中的 70 年代、80 年代出生的另类，也不是所谓“新新人类”或“酷”的一代。他独特而不张扬，激情而不浮躁，敏感而不忧郁。命运使他饱尝了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寒冷，什么是世态与炎凉，同时，他也领略了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温暖。

过了几天，我看完了《原始待业》，通知他，小说可以出版，谢攀听了很高兴，他说，我还有好多好多东西要写，《原始待业》只写了我生活积累的一点点，好像是一个序幕。我说，那你就好好写吧，你是个写小说的料。不过，《原始待业》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于是，他就根据我的意见去改了。不久，他改好后把稿子拿来，我一看，没有多大变化。我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改呢？他没说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他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我把稿子又看了一遍，找了个朋友看了一遍，提了点意见，让他去改。

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了，我打电话给他，他过来告诉我，他有了一个妻子，并且已经怀孕了，他在香山那一带租房子住，每天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到大兴去，他在大兴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卖楼盘。他说，他要拼命挣点钱，把生活安顿住，坐下来好好写一点东西，现在不行，跑一天累得要死，连

稿子也改不好。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给他打手机,听到了婴儿的哭叫声。谢攀告诉我,他做了父亲了。我说祝贺你。他说负担也重了。

我想,这种情况下让他改稿子,也为难他了,房子那么小,孩子也小。我想不出好的办法。徐彦平先生知道后便出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让他在电脑上改,这样方便些。

谢攀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徐彦平先生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不知什么时候能报答他。我说徐彦平一向就是这样,他爱才,你好好写东西,就是对他最好的报答。他点了点头。我说,你可以住在我的办公室写东西、改稿,我很少到办公室。他说,不行啊,老婆孩子没人照料也不行。他接着对我说,他快要有钱了,拼死拼活卖出不少房子,算下来他应该得到二十几万,如果拿到这笔钱,他可以在北京市区近一点的地儿租一个房子,不用跑到香山那么远了,妻子和孩子也好安顿了,必要的话租个两居的房子,他可以安静地写东西了。可是,钱一时还拿不到,他到大兴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要钱,要了几个月还没要到,这年头,挣钱不容易,挣下钱想拿到手更不容易。

2002年7月初,谢攀拿着《原始待业》的最后一次修改稿来办公室找我,他将磁盘插入我的电脑,建了一个文件夹,拷在我的硬盘上。他说,稿子只能改成这样了,我现在很累,天天去大兴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要钱,就是要不到,一分也拿不到。我说,大兴那家房地产公司没有钱吗?他说,有的

是钱，老板整天坐着名车，花天酒地。

2002年8月21日，徐彦平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友谊宾馆等我，我到了那里，他告诉我，谢攀出事了。我说，出什么事了？他说，烧伤了，全身95%的烧伤，生命也有危险。我听了，脑子“嗡”地响了一声。这是怎么了？徐彦平说，大概是到大兴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要账，要不到，就出事了，究竟怎么回事，一时说不清，他本人已不能说话。我说，我去医院看看他。徐彦平说，现在不行，他在医院特护室，大夫不让人进去。

2002年8月25日上午10时，我到了医院，在医院门口见到了谢攀的妻子、弟弟，还有亲戚和朋友，大家个个心急如焚。谢攀的妻子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孩子天真无邪，十分可爱，长的很像谢攀。

我要求探视，主治大夫说，不行，现在正给换药，需要两个多小时，怕感染。

中午12时40分，终于征得大夫的同意，我换上卫生服，戴了卫生帽进了特护室。谢攀的模样已无法言说，见到我，他的嘴在动，从眼神里看出，他很激动。我说，你要挺住，好好养伤，《原始待业》就要出版了，你很有才华，我们大家都喜欢你，等你出院后，可以好好写小说，可以给我们当编辑，你很有能力，你这么年轻，什么都可以干好……谢攀的嘴和眼在动，此时，他的头脑很清楚，他听懂了我的话。

2002年8月25日下午5时，谢攀离开了人间，英年早逝，终年26岁。

在谢攀住院和去世期间，徐彦平先生花了很大的精力与金钱来料理这件事情。

谢攀临终也没有从大兴那家房地产公司得到他该得的那份钱。

谢攀在小说中写到，“我把异乡一直想象成故乡，……我一次次把自己扔上列车，走出一间间房子，现在回头时才发现，自己把自己锁在了门外，我知道钥匙在门里。一直都是原始待业……”是啊，谢攀一直在追寻着自己的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寻找着精神的家园……然而，所有的故乡都是异乡。在北京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谢攀一样，四处漂泊，人们称他们为“北漂”。其实，在更多的都市里有更多的人，像谢攀那样背井离乡，有的甚至远涉重洋……他们在寻找什么？

我把不幸的消息告诉我的妻子，她落泪了，她信仰基督。

我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好友——南华禅寺的心远法师，他说，让我们为他念阿弥陀佛吧，阿弥陀佛是光明的意思，但愿他的灵魂能在无边无际的迷茫中找到光明……

寻 谢 攀

徐彦平

关于谢攀的去逝，我至今还没感到这就是现实。谢攀的面容每天都活跃在我的脑子里。听说他的书要出版了，我非常感谢。谢攀短短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他写了这本书，二是他留下了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写书出版是他毕生的追求，生孩子是他意料之外的很被动的一件事。

谢攀写书很真实，编故事的能力也很强，他短短的二十几年的人生历程里，他交织在小说与现实的梦境中。我几次问他，孩子他妈是你小说中的人物吗？他说有些影子。其实我感觉到小说里面“磊子”对“梅”的情愫的几份真实。他也默许。

我想流泪，这种感觉经常出现，我想放声大哭……

他在住院和去逝过程中得到了吴先红、袁军等许多老

乡、朋友的支持、帮助。非常感谢他们！

我写不下去了，或许将来我会多写些文章来回忆他，现在，我用下面的这首诗表达对他的哀思。

你上路了/那是李贺他们推敲过的路上/路上走着兰波还有海子还有童话诗人顾城/你走了/让我追到盛唐来找你吗/漫漫长安古道让我追到梦境里来/你的笑容总是离我那么近又那么远/你走了/留下你反复吟唱的梅和孩子/我不相信这是事实但上路那天是我送你走的/带着故乡的亲情/带着武陵山的峻秀与酉水河的灵性

你走得是那样的突然/让一个你所热爱的大都市是那样的无奈/让我来不及哭/让城市来不及流泪/一声感叹都没有/就把你送走了/一声感叹都没有我就投入那茫茫人海/你知道吗/你走了/我甚至恨你像那天狗咬缺了的神话再也找到不团圆了/天狗把我一生的快乐也咬碎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执挚爱你的梅在苦苦地等待/你不满周岁的儿子学着要喊一声爸爸/武陵山的山歌与酉水河的乡情/还需要你去歌唱去吟哦

总以为在你的作品里我是磊子始终想捞到的那根稻

草/城市还是你生活的彼岸/可这个城市却如同你作品里
描绘的战场/我始终想放声大哭一场/欲哭无泪我始终想
大声呼喊欲吼无声我跑在这漫漫长安城灵魂到处游荡/你
魂归何处/我问了醉酒的李白又问了白发苍苍的贺知章…
…

2002 年 10 月 17 日深夜
于西安古城石榴花酒店 605 房间

